近思續錄 下

近思續錄卷之六

齊家　凡五十條

靜菴先生曰士大夫家儉約自持則子孫長久而不敗遊宴自恣則易至於傾家破産文集下同

先生爲風憲長同年有不協於家室者欲出其妻據七去之義稟於先生先生正色答曰夫婦人倫之始萬福之原所關至重婦人之性陰暗無知雖有所失爲君子者當率以正使之感化共成家道此是厚德如或未盡於表率之道而遽欲去之不近於薄乎

退溪先生曰孝爲百行之原一行有虧則不得爲純孝文集下同

古人爲學必本於孝悌忠信以次而及於天下萬事盡性至命之極蓋其大體無所不包而其最先最急尤在於家庭唯諾之際故曰本立而道生

顏子在陋巷甘旨或闕豈無慨然之憂然別無枉己求祿以爲孝之理故只付之無可奈何惟日孳孳於博約之事而其樂自生焉與甘旨之憂並行不相礙也

諺曰驕子罵母夫不預防檢則必至於驕驕而不止或至於罵是子雖不子亦父母之過也欲子孫之佳人之至願而顧多循情愛而忽訓勅是猶不耘苗而望禾熟

君子造端乎夫婦世人都忘禮敬遽相狎昵遂致侮慢凌蔑無所不至者皆生於不相賓敬之故是以欲正其家當謹其始

閨門之間日用周旋飲食言笑豈可與裸股肱不裹頭奴人相對無障蔽耶

答琴聞遠書曰居家父子兄弟間逐日行禮見

到此處意思甚好昔徐仲車具袍笏行定省之禮今世吏判安先生每日見伯氏必行拜唯謹古今篤行質美之君子固多行之

問兄弟有過可相言否曰但當致吾誠意使之感悟然後始得無害於義若誠意不孚而徒以言語正責則不至於相疏者幾希故曰兄弟怡怡良以此也（言行錄下同）

察訪公（先生五兄名澄）若至宅出門奉迎必序坐一席怡愉恭謹之容睟盎於外望之令人生孝悌之心

未嘗詬詈婢僕如有失誤必敎之曰此事當如是未嘗變其辭氣

先生於巫覡祈禱之事一切嚴禁不接門庭

栗谷先生曰人莫不知親之當孝而孝者甚鮮由不深知父母之恩故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子之受生性命血肉皆親所遺喘息呼吸氣脈相通此身非我私物乃父母之遺氣故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父母之恩爲如何哉豈敢自有其身以不盡孝於父母乎人恒存此心則自有向親之誠矣全書下同

事父母一事一行毋敢自專必稟命而後行若事之可爲者父母不許則必委曲陳達頷可而後行若終不許則亦不可直遂其情

日用之間一毫之頃不忘父母然後乃名爲孝彼持身不謹出言無章嬉戲度日者皆是忘父母者也

今人多被養於父母不能以己力養其父母若此奄過日月則終無忠養之時也必須躬幹家事自備甘旨然後子職乃修若父母不聽則亦當周旋補助盡力得甘旨之具可也若心心念

念在於養親則珍味必可得矣
人家父子多是愛踰於敬必須痛洗舊習極其
尊敬也
日月如流事親不可久也故爲子者須盡誠竭
力如恐不及可也古人詩曰古人一日養不以
三公換所謂愛日者如此
喪祭二禮最是人子致誠處也已沒之親不可
追養若非喪盡其禮祭盡其誠則終天之痛無
事可寓無時可洩也於人子之情當如何哉曾
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爲人子者所當深

念也

兄弟同受父母之遺體與我如一身視之當無彼我之間衣食有無皆當共之令人兄弟不相愛者皆緣不愛父母故也若有愛父母之心則豈可不愛父母之子乎兄弟若有不善之行則當積誠忠諫漸諭以理期於感悟不可遽加厲色拂言以失其和也

夫婦之間衽席之上多縱情欲失其威儀故夫婦不相昵狎而能相敬者甚少如是而欲修身正家不亦難乎必須夫和而制以義妻順而承

以正夫婦之間不失禮敬然後家事可治

兄弟之子猶我子也其愛之敎之當均一不可有輕重厚薄也

婢僕代我之勞當先恩而後威乃得其心必須軫念飢寒資給衣食使得其所而有過惡則先須勤勤敎誨使之改革敎之不改然後乃施楚撻

愛至於全其仁敬至於全其義然後可謂無忝所生矣

刑妻之道無他只是修己而已修己旣至而心

志一乎內容貌莊乎外言語動作一循乎禮則妻亦觀感變化矣若不先修己惟責其妻之正切切於禮貌之間而已而隱微之際未免縱情而失儀則已失正家之本矣烏能儀表於一家乎

一家之人不和只是誠意未盡

一家之人務相雍睦其心和平則吉善之事必集若相偏側乖戾則凶沴之氣生矣豈不懼哉

妻妾之間妾則極其恭順妻則慈愛無間各以誠心無違家長之心則寧有不善之事哉

先生仲兄[播]素迂踈每事招先生而使之先生位至貳相而服役無怠門生曰以先生三達之尊無乃過恭乎以子弟代之不亦可乎先生曰父兄命我我豈敢儼然使他子弟代勞乎大抵父兄之前位之高下非所論日月如流兄沒之後雖欲執禮其可得乎

趙大男歎僕夫難得善者士亭[李公之菡]曰士之善者尚不易得況僕隷乎人家得善奴者萬一之幸也必求善奴則勞心無益當求善使之道不當求善奴也使奴爲善主之奴可也豈必欲爲

善奴之主乎先生曰此言甚好有責己恕人之意

先生處家克復古禮飲食有時男女分坐頒食必均位必以齒井井如也

沙溪先生曰事親若以爲吾孝已盡便不是聖人之孝遺稿下同

兄弟姊妹其初則父之一身也父之兄弟其初則祖之一身也良知良能仁愛至情若不因此而推之何能以施及於兆民也

冠昏喪祭蓋有家日用之體而通于吉凶之需

國不可廢一而不講也然而禮之用易行於平閒吉常之時而多失於急遽凶變之際苟非素所講習則難以合宜而應節

嘗隨黃岡公(先生父名繼輝)赴京師往返萬里每進食輒從傍默數擧匙多少以爲憂喜少無怠焉

尤菴先生曰正家之道莫先乎孝親而孝親之義莫大於德爲聖人(大全下同)

孝子悅親之道不一其端而惟諭父母於道者是第一義

親戚所爲有一不安於意者則何可不相規然必

須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易入而無乖戾之患

父不抱子而父子不同席禮之大經也父者子之天也其尊無對不敢比幷

百年之期有同隙駟之疾故孝有不及而怨痛無窮矣處匹夫之勢而有不能自盡焉則後雖有列鼎重裀之時反不如崎嶇負米之日矣

人道之至德莫過於孝行孝行之大者又莫如居喪之節

凡祭當主於精潔而不主於豐盛

凡禮若以先世不行而遂不行之則將無可行

之時矣知非禮而以先世所行爲難停廢則是非禮之禮無時可改也世人喜說忝祭從先祖此殊未安

古訓云教婦初來此言至矣然未有己未修而能教人者始須以褻狎爲至戒則患過半矣

問我國士夫固無取孀婦爲妻者而作妾則多矣妾非配身也無害於義乎先生曰雖非配身家舊失節之女與之相親豈安於心乎

先君諱甲祚字元裕早失怙恃事生之禮不可得見而其追遠之誠至老彌篤每當薦享極其

嚴敬雖盛冬必澡浴而行事仲兄邦祚没于關
西先君疲馬單僕觸熱奔喪往返數千里號哭
從柩如一日行路無以別於諸子自喪至葬凡
七月之久而終不御酒肉不入於內喪畢之後
語及必泫然流涕伯兄欽祚性多忤事之盡誠
務順其意終得其歡心嘗見從子家男女授受
奴僕入內姑與女壻狎坐歎曰吾家先法亡矣
平居簡重肅穆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語家衆畏
伏敎導諸子必以節義學問爲主丁卯在完山
以書戒曰勿以世亂怠於爲學必守朝聞夕死

之訓篤信不失終有成就汝父死無憾矣娶善
山郭氏夫人天性絶異能通古今先君不事生
業垂空無時則只煑菜根以度朝夕夫人怡怡
然若自得者嘗敎諸子曰吾以無欲故貧甚然
亦以此無愧悔事諸子讀書于傍則輒喜聞曰
凡聲之可悅者無踰於此因以己意論其是非
得失多有暗合於理者
先生居家與夫人相對如賓閨庭之間內外斬
斬如治朝而每朔望與夫人坐正寢受子孫男
女拜命長孫婦讀小學柳開仲塗江州陳氏章

使諸婦人環聽之凡家衆有過嚴加戒誨而必以篤恩義正倫理爲先

居家遵用華制童子雙紒而不辮髮又令婦人作髻爲首飾盖純用華夏盡變夷風

近思續錄卷之六

出處　凡五十八條

靜菴先生曰士生於世業爲學問冀得展其懷抱有補於生民孟子歷聘齊梁豈有他意但欲行其道而已文集下同

學問之功未至堅確而驟登仕路事物無窮而心志不定故當事舛錯

古人雖有學問之功以一毫未盡不欲出仕

賢者惟知義理而已其用不用在君不在已

義利公私之辨不可不明也苟能知此而不惑

則是非好惡皆得其正而至於處事接物無不當矣

退溪先生曰古之君子雖貴於得時行道然未有不得於己而能行於時者文集下同旣出世而許國則何可專守退志以道義爲準則則又何可有就而無去

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末俗易高險塗難盡難易之間明著眼審著脚庶不負平生所學也

無功而食於上謂之不恭不事而居其官謂之尸位尸位不恭人臣之大罪可進而進義也不

可進而不進亦義也義之所在卽爲事君之道
雖爲貧而仕擧主非其人則不可出
甘旨之闕雖人子之心所甚憂者亦不以是而
別生意思別求方法以要必得之也今人每以
榮養藉口而受無禮義之祿食若充類而言與
乞墦間而充甘旨自以爲孝無異故君子雖急
於奉養不以是變所守也
古之士其窮愈甚其志益厲其節益奇若因一
困拂而遽喪其所守則不可謂之士矣
朝廷以士君子之道處之己以市井之心進非

但己所不敢亦非朝廷之所欲也
格君之非大人之事使有大人之才德如不量
時而動則無益於國而有失於己世或有言不
見用徒蒙顯擢者誠可耻也
利雖在於義之和然畢竟與義相對爲消長勝
負者非利之故然人必使之勝也故君子之心
雖本欲正義臨事或不能一於義而少有意向
於利則是乃有所爲而爲之其心已與義背馳
而所謂利者非復自然義和之利矣
君子之言行豈視時世而有所變易然其行於

世也凡顯晦語默不可不隨時消息也
世臣雖與他人不同然諫不用言不聽則亦安
得不去但其去之速不得如他人之輕且易
古之君子明於進退之分者一事不放過少失
官守則必奉身而亟去彼其愛君之情必有所
大不忍者然不以此而廢其去者豈不以致身
之地義有所不行則必退其身然後可以徇其
義當此之時雖有大不忍之情不得不屈於義
所掩也

三代以後士大夫進退之義莫善於宋朝諸君

子

與曺楗中書曰銓曹薦用遺逸之士特命超敍六品此實吾東罕有之盛舉也滉以爲不仕無義君臣大倫何可廢也而士或難於進用者徒以科舉溷人雜進之路則又其每下者此潔身之士所以不屑就也今也舉於山林非科目之溷超授六品非雜進之汚而吾子竟不至何耶謂之人不知也則拔尢於幽隱以爲時不可也則主聖而渴賢此滉所以不能豁然於吾子之所爲也

禹景善問使朱子當己卯而被名則出歟曰必出矣然己卯人末梢傷於太過靜菴欲矯其失而諸年少輩不從使朱子當此必不一日在朝廷也言行錄

栗谷先生曰古之學者未嘗求仕學成則爲上者擧而用之蓋仕者爲人非爲己也全書下同

居家貧窶則必爲貧窶所困失其所守者多矣學者正當於此處用功

位高者主於行道道不可行則可以退矣若家貧未免祿仕則須辭內就外辭尊居卑以免飢

寒而已雖曰祿仕亦當廉勤奉公盡其職務不可曠官而餔啜也

居鄉之士非公事禮見及不得已之故則不可出入官府邑宰雖至親亦不可數數往見若非義干請則當一切勿爲也

凡辭受取與之際必精思義與非義義則取之不義則不取不可毫髮放過若朋友有通財之義所遺皆當受其他則只受其有名之饋而若是大段惡人則雖有名不可受之也

士生斯世莫不以經濟爲心空乎心跡皆同而

或進而兼善或退而自守何耶兼善固其志也
自守豈本心歟時有遇不遇耳進者其品有三
道德在躬推己及人欲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吾
民爲堯舜之民事君行己一以正道者大臣也
惓惓憂國不顧其身苟可以尊主庇民不擇夷
險盡誠行之雖於正道少有出入終始以安社
稷爲心者忠臣也居其位思守其職受其任思
效其能器雖不足於經國才可有爲於一官者
幹臣也大臣得君則可復三代之治忠臣當國
則可無危亡之禍若幹臣則可用於有司而不

可使當大任也退者其品有三懷不世之寶蘊濟世之具囂囂樂道韞櫝而待價者天民也自度學不足而求進其學自知才不優而求達其材藏修待時不輕自售者學者也高潔清介不屑天下之事卓然長往與世相忘者隱者也天民遇時則天下之民皆被其澤學者雖遇明時苟於斯道有所未信則不敢輕進若隱者則偏於遯世非時中之道也

歷聘之義本由一統也孔子之事無可疑者孟子時稍變周室尢不能爲主於天下然猶有一

統意味故可歷聘也雖然使孟子得遇齊梁諫
行言聽委質爲臣而王薨後嗣不能用則恐無
他適之義只可終於此國而已非若孔子之可
去也孟子於梁不爲臣於齊不受祿故可以歷
聘若周公而列國爭雄則爲士者歷聘而觀其
可則可也朝臣齊而暮臣梁則决不可也使孔
孟生乎其時凌不往滅周之秦而其於他國雖
應其聘而不遽爲臣矣不事二君天地綱常豈
以聖人而忽此哉
狄梁公事但謂之屈身屈身與失節有間而未

盡其正也綱目前書周以狄某爲某官者抑其事周而屈身也後書其卒而不係于周者揚其爲唐而輸忠也如此抑揚直得其中矣大抵惟義可以盡忠忠不必盡義子文之相楚忠則忠矣所以僭王猾夏者非義也狄公之屈身忠則忠矣所以挾周爲唐者非義之正也

樂毅出處素非儒者則何敢望第一義乎無罪見疑脫身出境終身不敢謀燕則是得通例者豈可目以失節叛臣乎若是儒者則旣與前王分義已定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後王雖見疑代

將之後奔就君麥死生惟命可也且如眞西山之事理宗謂之事不當事之君則可也豈可謂之失節乎

科舉雖曰近世之通道其迹近於衒玉由此而祿仕則可矣由此而欲行其道則恐不能大丈夫處斯世也囂囂畎畝之間萬鍾千駟有所不屑也必待人君致敬盡禮然後乃可幡然一起兼善天下功覆斯民安有售才騁藝淩得失於一夫之目而乃希聖賢之出處也犾古之不見諸侯者淩不爲此也

君子之志在乎濟世君子之智神於見幾濟世之仁及乎物則致文明之化見幾之智保其身則有如石之介其出也則撐柱宇宙昭洗日月其處也則浮雲富貴泥塗軒冕豈若桔槔之隨人匏瓜之不食哉

俗降風頹志士鮮作議者乃以捨生爲偏行保身爲全德殊不知捨生不害中道保身未必明哲也

先生欲積誠以回天心黽勉從仕牛溪曰儒者以格君爲務若上心不回則當遠引退不能得

上心而先務事功則是枉尺直尋非儒者事先生曰此言固然但上心豈可遽回當遲遲積誠以冀感悟若以淺薄之誠責效於旬月而不如意則輒欲引退亦非人臣之義也

先生將退東岡南公彥經謂曰如此紛紜之時公豈可退先生曰不見信於上下奈何南公曰豈無一分之益先生曰爲一分之益而誤我乎生何如哉南公良久曰然

嘗曰求退陳疏猶恐不得請得請之後還抱耿耿彼荷蕢者獨何心哉

沙溪先生曰士之出處人之大節卓茂不仕於莽固可尚也至如金元亂華危亡迫在朝夕然亦異於莽操之朝廷士之抱負才德者若得位行道則廓清中原恢復舊物乃是志願豈可隱身藏匿以避禍求生如朱子文山所遭非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時也遺稿下同

義所不當爲之事雖有君命不可屈意從之亦不可避近名之嫌只觀義之當否而已

尤菴先生曰士之出處斷無他道自量吾之力量與時世之可不可不可則處可則出旣出則

行其道而已程朱法門已備何可舍此而他求
故伊川自爲崇政殿說書便自擔當天下事知
無不言以我朝言之弘文正字以上皆有行道
之責也大全下同
人臣事君一主於義義所未安不以微細而放
過
君子出處之道量時度力相勢揣分以爲去就
之大綱而其間亦有隨事斟酌沉淪下位而不
失其正者非可以一例斷定也惟其素所抱負
可以挽回世道轉移國勢者則不敢以天降之

任埋沒草莽而出當世任此則程朱以上人是也

士君子抱負重大而扶持此物者無間於出與處也出而扶持者以扶持而扶持者也處而扶持者以不扶持而扶持者也何必以處者爲不得扶持而出者爲獨扶持哉士君子出無所爲而處無所守者焉能爲出處哉

不能自修而急於時務者固不可若一於自守而長往不返者亦非大中之道

士君子須辨得見義不見利底心然後言行灑

落
士夫大致進與退而已進而職思其憂則上憂君德下憂民事內訌外侮無非所以爲吾憂者及其退也則身無事務之牽心有昭曠之趣山林可以適其體詩書足以進其道回思疇昔之勤勞瘁弊則有同脫鳥逸鹿之視籠檻矣

孟子於崇已有歸志至不受齊祿而其與王言者無大無小無不罄竭至於朱子雖自外移外而過闕之時亦於職事外無言不盡聖賢救世之心不以進退遠近而有間也

宋高宗自稱構（一本構上有臣字）之日朱夫子猶出身事主如有其具而事若可爲則大人心公者似無不可仕之時矣

難進易退是士夫之大節大抵道理之外無他事得其道理則敗猶不敗一失道理則雖幸不敗而其不敗者乃所以大敗

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惟竭力盡心一以庇民尊主爲心

無可行之道而虛膺時用世無所挽住者而苦不能藏此由於昧敬事後食之戒

出之後能不爲富貴所移自始至終自裏至表斷斷唯此意思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當綽綽也

利之所在固衆趨之途見利不動是士君子年至致仕其在禮經實是大節而非小節也叔季以來榮利溺人遲回不去則側目於強仕之人被嗤於高蹈之士此非但辱止其身乃所以卑朝廷而羞當世也是故年齡旣至則下不得不退上不得不許者也

崔子敬問顔閔且恥爲季氏之家臣今日之仕

者爲北虜之陪臣若有顔閔者則必隱居而終身矣豈肯取第榮身乎曰今日之士若能登仕而輔吾君以復雪則可謂大人之事業也若無意於此而只爲榮身之計則大不是

視君之厚薄而爲之報者實非君子之義

義理天下之公也守經行權雖幷行不悖然其輕重取舍之間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

出處之道只看義理者上也不免爲形勢禍福所撓則難免風吹草動之譏矣

自求安逸而無救世之心決是人欲而非天理也

近思續錄卷之七

近思續錄卷之八

治道　　凡五十六條

靜菴先生曰天與人本乎一而天未嘗無其理於人君與民本乎一而君未嘗無其道於民故古之聖人以天地之大兆民之衆爲一己而觀其理而處其道觀之以理故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處之以道故凝精粗之體領彜倫之節是以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無所得逃於吾之心而天下之事皆得其理天下之物皆得其平此萬化之所以立治道之所以成也文集下同

君臣者爲民而設也上下須知此意晝夜以民
爲心則治道可成

帝王所以篤化美俗帥衆而爲善者不過循其
公論而不奪其情也故攸徹厥心無謂民小毅
勇果斷務循物情

王政當惟純一而正民志

言於朝曰立志須以古昔帝王爲期處事當斟
酌得宜

人君當辨君子小人知其爲君子則任之不疑
知其爲小人則待之以嚴可也欲知小人則當

於妖媚處見之辨小人至難辨君子似易先用其易知者信任焉則雖有小人自不能放恣矣

○自古人君多好霸功鮮行王道尙霸者雖易致國富兵強之效豈復有仁義之道乎行王道雖未見朝夕之效悠久而大成故孟子歷聘齊梁丁寧告戒者只是勸行王道而已

大而禮樂刑政小而制度文爲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是乃古今帝王所共由爲治而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實未嘗外乎吾心之內循之則國治失之則國亂不可須臾之離也

不以政事文具之末爲紀綱法度而以一心之妙爲紀綱法度之本使此心之體光明正大周流通達與天地同其體而大其用則日用政事之際皆爲道之用而紀綱法度不足立而立矣

○朝廷之上事事公平以善相推則是謂禮讓也

○朝廷氣勢不可以刑罰扶之朝廷旣正則下人自然心服矣刑法雖不可廢只可以輔治不可以出治

流俗固不可一朝而猝變也但悠悠泛泛以俟其漸變則習俗趨向安安踵舊不能復古矣當

以俗尚商量可改者卽改之使耳目觀感優遊而善導之則斯民亦直道而行者也安有終不改之理乎

君者如天而臣者四時也天自行而無四時之運則萬物不遂君自任而無大臣之輔則萬化不興

退溪先生曰學問成德爲治之大本也精一執中爲學之大法也以大法而立大本則天下之政治皆自此而出文集下同

唐虞三代之盛道術大明而無他歧之惑故人

心得正而治化易洽衰周以後道術不明而邪慝並興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治化之而難化也然其明之之事亦有本末先後緩急之施其本末又有虛實之異本乎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而行乎民生日用彝倫之敎者本也追蹤乎法制龔美乎文物革今師古依倣比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後而緩也然得其道而君德成則本末皆實而爲唐虞之治失其道而君德非則本末皆虛而有叔季之禍固不可恃虛名而蘄聖治之成亦不可昧要法而求心得之

妙

治世之患每生於逸欲愼終之戒尤重於守成謹德隅於屋漏論心正於殿門踐其位行其禮懔懔慄慄常若上帝之對越祖宗之如臨則逸欲何自而生而保守之難有不足憂矣

人君勢位亢高苟不知進極必退存必有亾之理至於亢滿則志氣驕溢慢賢自聖獨智馭世不肯與臣下同心同德共成治理膏澤不下於民比如陽氣亢極而不下交則陰氣無緣自上而交陽豈能興雲致雨雨澤被萬物乎

王道之大本於農桑四維之張由於衣食黎民不飢不寒而後可以迪彝敎崇禮義而治道成矣

大學末章不言禮樂刑政夫禮樂刑政爲治之具也大學一書以修身爲本乃端本清源以爲出治之地而已故治國本於孝弟慈以及仁讓忠恕之屬平天下亦本於三者眷眷於審好惡外財用謹用人辨義利之類中以先愼於德統之而貫之以絜矩之道蓋不如是則本源之地爲私爲僻利欲蔽固德不崇而矩不方仁賢伏

而媢嫉昌雖有禮樂刑政誰與而行諸

栗谷先生曰時務不一各有攸宜大要則創業守成更張三者而已創業之道非以堯舜湯武之德値時世改革之際應乎天而順乎人則不可也若守成者聖君賢相創制立法治具畢張則後王遵守而已更張者盛極中微法久弊生狃安因陋百度廢弛將無以爲國則明君哲輔慨然興作扶擧綱維洗滌舊習矯革宿弊善繼先王之遺志煥新一代之規模全書下同

人君父事天母事地以斯民爲兄弟以萬物爲

儕輩以充仁心然後可盡其職

人君修德是爲政之根本先知君德在乎父母斯民然後建中建極以爲表準則其效若衆星拱之矣嗚呼父母之於子慈愛者衆而人君之於民行仁者寡其不念天地付畀之責甚矣

建中建極爲政之根本也富庶而敎爲政之規模也九經之事爲政之節目也

愛民所以自愛也安民所以自安也

人君苟能法天之不息則政敎自修無爲而化矣天之春也藹然生意涵育羣生苟能法天之

春行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矣天之夏也長養萬物粲然極備苟能法天之夏推文明之化則禮樂彬彬矣天以秋冬震其威武裁成庶類苟能法天之秋用其義刑義殺則刑期無刑民協于中矣法天之冬節其動作遵養時晦則民生成遂而王道終矣

人君之急務莫先於明理明理之後又以善斷爲貴也

上疏曰身心所蘊發爲政事政事一差便見君心之不正必也施爲舉措粹然一出於天理無

一毫人欲之雜一號之下一令之出莫不悅服人心使四境聳動以至巖穴之士彈冠振纓願立乎朝然後衰世可升大猷薄俗可回淳風

聖王處心行事如青天白日萬物咸覩至於甾甾下民亦莫不洞知上意故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人君將大有爲者必立心遠大不拘於俗儒之論以三代爲期而必務躬行以一身爲一世表準可也然若不施諸政事則亦徒善也且人君必知一世之弊然後可與一代之治如醫者必

知病根之所在然後可用對證之藥矣

爲治須要識時

時有否泰事有機會時否而有治之機時泰而有亂之機在人主審察而善乘之耳

祖宗良法廢而不舉者修舉之近規之貽患於生民者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國活民者講行之

嚴內治而戒外侮者有國者之所當幷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嚴內治則文之所以爲經也戒外侮則武之所以爲緯也

有爲之主必有所敬信之臣相親如父子相得如魚水相調如宮商相合如契符然後言無不用道無不行事無不成

三代之後更無行王道者道學不明不行之故也

○繼世之君善於守成者有二焉繼治世則遵其法而治焉繼亂世則革其弊而治焉其事雖異其道則同也

人君不患不嚴而患不公公則明明則嚴在其中

人君處崇高之位自以爲滿足則善言何由入

乎必也兼聽博聞擇善虛受然後羣臣皆爲我師而德業以之崇廣矣

若行古道豈無復古之理乎蓋唐虞之時無爲而化後世所不能及也若三代之治則苟行其道必可復也只是不爲耳

沙溪先生曰爲天下國家者必有其本人主之一心是也（遺稿 下同）

紀綱國家之命脈也國家之治亂係於紀綱之修否紀綱之修否在於人君維持之如何

尤菴先生曰爲天下國家者不過曰明大倫立

大法而已所謂大倫者君臣父子夫婦也所謂大法者所以行乎三者之間者也大全下同

古昔帝王無一事不出於學故其治道之隆如彼其至也後世則只以才能氣意爲治而學問爲無用之糟粕故治出於二而終不見大猷之盛

明禮義而敎之使民日遷善而不知者聖人之治也嚴刑峻法而驅之而猶不率者後世之政也

魯公之就封周公戒之以近民夫周公作爲周

禮其於辨上下定民志之道經緯纖悉而其戒乃如此夫臨民者不徒變之又有以敎之蓋必須近之然後可以知其疾苦勸其樹畜又可以敎其敬讓諭以孝義而治道畢矣

聖人以修己爲安百姓之要言治平之事而必以心有所心不在爲戒又以定靜爲能安之本然後遂及處事止善之說可謂長民者無他道矣

人君之道自修其身之外惟論相爲至大而且急

帝王之學莫切於克己帝王之政莫先於保民

○春秋以至綱目一主於大一統蓋大統不明則人道乖亂人道乖亂則國隨以亡

節義明則家國以之扶持節義晦則世道隨而喪亡也

聖人之修道立教者三綱五常而已節義者所以扶植此物也

信者人君之大寶聖人以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故自古國家將亡信義先亡也

義理者出於天而不可易民人者字乎天而在

所愛二者傷則天心不豫
孟子處戰國之世得堯舜周公之道而其告於
時君者不過明義利之辨而已此不可求之於
政事號令之間必須求之於心術隱微之際使
天理常存人欲退聽則日用云爲之間政令施
措之際無不中節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矣
君臣天地也其勢不患不尊而惟患嚴畏之太
甚以致阻隔也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
高以陳上下位矣此言君臣之分如天地之不

可踰越至論其變化之妙則以天上而地下者爲否地上而天下者爲泰蓋以天地不交則萬物不生君臣不交則事功不成也

言于 孝廟曰勉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恢公道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礪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擇師傅以輔儲貳正貢案以紓民力崇儉德以革奢侈修武備以禦外侮封事作修政事以攘夷狄此皆 殿下所當自勉而不可一有缺焉者也

近思續錄卷之八

近思續錄卷之九

治法　凡四十三條

靜菴先生曰國家取士既無鄕擧里選之風專依科第而世道漸下士習日渝敎化不興治道日卑誠非細故倣漢家明經孝廉之科内自鄕相外至方伯各薦其人作爲一科庶有益於國家矣下同文集

欲厚民生則須使貢賦軍額二事得定而後治化可出也

言路通塞最關於國家故人君務廣言路上自

公卿百執事下至閭巷市井之民俾皆得言然無言責則不得自盡故爰設諫官以主之其所言雖或過當而皆虛懷優容者恐言路之或塞也

退溪先生曰學校風化之原首善之地而士子禮義之宗元氣之寓也 文集下同

古者鄉大夫之職導之以德行道藝而糾之以不率之刑爲士者亦必修於家著於鄉而後得以賓興於國孝悌忠信人道之大本而家與鄉黨實其所行之地也

昔在三代之隆敎法極備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蓋無適而非學也後世敎壞學崩國學鄕校僅有文具而家塾黨庠之制寥寥焉至使篤志願學之士抱墳策而無所歸此書院之所由起也院與塾序制雖不同義則同歸其有關於風化也甚大故知道之士願治之主莫不於是而眷眷焉

先生立約條於所居之鄕略曰父母不順者兄弟相鬩者家道悖亂者事涉官府有關鄕風者妄作威勢擾官行私者鄕長凌辱者守身孀婦

誘脅汚奸者已上極罰親戚不睦者正妻疎薄者鄰里不和者儕輩相毆罵者不顧廉恥汚壞士風者恃強凌弱侵奪起爭者無賴結黨多行狂悖者公私聚會是非官政者造言構虛陷人罪累者患難力及坐視不救者受官差任憑公作弊者婚姻喪祭無故過時者不有執綱不從鄉令者已上中罰其言曰先王之敎法雖廢而彛倫固自若惡可不酌古今之道而爲之勸懲也

栗谷先生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司牧實兼君

師牧以養之君以治之師以教之然後斯民得以安其生革其惡興其善焉人君先務躬行得賢共治朝廷命令悅服人心使顚連無告之民咸懷興起之念然後袪其弊瘼以解其苦制其田里以遂其生設學而敎之以指其路制禮而束之以檢其節爲鄉射鄉飮酒之儀以導其和旌善以勸而使浚所趨癉惡以懲而使浚所背則將使學校致敎育之盛鄉黨興敬讓之風時升大猷刑錯不用禮樂濟濟矣全書下同

三代敎世子之法禮記備載蓋人有所敬畏然

後能動心忍性進學修德焉後世之教固甚踈
略而六七歲後便已習爲人上而無所敬畏進
講之官極其尊奉師道廢絶接見有時規諫罕
聞惟宦官宮妾日與親昵導以宴安慣以奢侈
如是而望世子之學成德立爲萬世臣民之所
仰賴豈不難哉必擇道德之士爲之傅使世子
致敬以嚴師道觀感取法僚屬皆選端方志道
之士晝夜與處左右夾輔而有過則記有怠則
警使世子心常謹愼不暇自逸然後學可日就
德可日躋矣

薄稅斂輕徭役愼刑罰三者安民之大要也

天子之富藏於四海諸侯之富藏於百姓有倉廩府庫爲公共之物不可有私財也人君誠欲有爲則必先以內帑及內需司付之戶曹爲國家公費不以爲私財使臣民曉然仰覩君上無一毫征利之心然後可以洗滌汚習扶擧四維陶成至治矣

古者兵農不分平日厚民之生浹以恩澤時試武技簡以蒐狩無事則爲比閭族黨受敎於司徒篤尊君愛親之行有事則爲伍兩軍師聽命

於司馬奮親上死長之志故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莫之敢敵後世養民之政不擧點兵之法徒嚴驅市人而赴敵竭國用而給餉此唐宋兵政之弊也我國 先王選民爲卒寄兵於農贏糧就軍番休迭息國無餽糧之費士無獨勞之歎其法甚美而只緣民生漸困植根不固鎭將侵剝流散相繼臨戍塡闕替以族鄰通以日衆流毒日廣其勢必至於民無子遺然後乃已究厥弊源則實是民無恒產將不得人之致此所以容民畜衆爲軍政之本文人帥師爲軍政之綱

也

祭先以誠敬爲主不以煩數爲禮故周制宗廟止於月祭傅說以黷祭弗欽戒高宗後世設原廟已乖禮意而享祀之煩至於日祭有司疲倦誠敬俱乏之可謂禮煩而亂矣

今俗多不識禮其行祭之儀家家不同甚可笑也若不一裁之以禮則終不免紊亂無序歸於夷虜之風矣

須知人善任然後可以成政誠能明明揚仄陋盡收一時賢才而不論新舊不問門閥只擇其

人器相稱者以有德量識道理者居之廟堂通經術善啓沃者置之經幄藻鑑公明者任以銓衡生財有道者任以度支講禮不差者授以宗伯知兵遠猷者授以司馬忠信明淩者使治刑獄幹事無弊者使主工役正身糾物者責以風憲之重直己盡言者委以諫諍之職奉公愛民者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大小內外之官皆擇其人任之專而持之久期以成績不限日月使公卿百僚恪勤守職一心爲國必使州縣賦斂寬平徭役輕均吏無苛政民有恒產則敎化可施

禮樂可興矣

設敎之術莫先於學校當使八道監司移文列邑每三年一度選其鄕人之能通經史可爲人師者報于監司監司移于吏曹吏曹按其簿博採精擇差授訓導不限其箇滿惟以成敎爲期使持身自重勉勵學者然後每年監司親臨考其成績若使儒生能知道學之可尙整其威儀飭其行檢其讀書務以窮理爲要則績之上也讀書不倦操行無疵雖不免科擧之習而不至奪志則其次也曉解文義能善製述則又其次

也績之上者馳啓論賞授以六品之職以賛勳士林其次亦加資級以示褒賞若其依舊碌碌無績可考者卽課以殿又若依舊貪鄙誅求校生者按律治罪泮宮首善之地當使八路五部選士之志學問不爲非義之人錄移于吏禮曹吏禮曹按簿商議取上舍生二百人居于太學又取幼學二百人分處四學名之曰選士別擇儒臣之學成行尊者爲太學及四學之官使誨諸生惟以講明正學爲務其學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擇善修身以成德爲期曉達治道以經

濟爲志若有學行皆中於是者則卽陞于朝使居臺侍之列雖不及此而行無玷汚年過四十者亦授以百執事之職如有信道不篤行已無檢者刋除其籍擇人隨補其廩養之具極其豐潔以盡朝廷待賢之道若外方幼學與選之人隨其多少居于鄕校或書院使受敎于訓導若別有學行卓異者錄其名移于吏禮曹俾居于太學與生員無異夫如是則爲士者皆知德義之可尊不徒文藝之爲尚凡民興起而四方風動矣

近來書院之建可養志學之士爲益不淺而但不設師長故儒生相聚放意自肆無所矜式不見藏修之效欲於書院依中朝之制設洞主山長之員薄有廩祿如童蒙敎授之例擇有學行可爲師表者及休官退隱之人使居其職責以導率則其敎育之效必有可觀而他日國家之得人未必不由於此也

今之取人只有科擧一路而已縱有經綸之才廟堂之器苟不由是路則終不與於淸班彼囂囂樂道之流孰肯俛首屈志繫其得失憂樂於

一夫之目哉此所以眞儒不出俗儒日滋者也

昔周室之盛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不聞以文藻取人也誠使今之學行俱備得與於斯文者俾居權衡之任其取人也先德行而後文藝其講學也尊爲己而黜爲人其考文也取義理而捨浮華則必使人人勵志日趨正學屛去浮僞敦尚道德何患乎文弊之未革乎

王政莫先於愛民而能盡愛民之責者莫切於守令至於今之監司卽古之方伯豈可以外任

而輕視乎文官之初授六品者例試吏治在臺侍之列者輪次補外觀其政成驗其賢否還除內職循吏則超資擢用使一時登庸多出於州郡且擇大官之才德兼備者委以方伯之任勿以周年爲限以俾宣化成績夫如是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庶有治平之望矣

先生居海州與州人議行鄕約以正弊習又設社倉以救士民艱食者海俗初甚偸薄自是以後文風丕變禮俗成習雖村里愚氓亦知感化

先生爲都憲旣就職歎曰都憲國之重任立紀

綱正風俗甚在斯乎乃爲化俗議五十餘條揭示通衢使人人誦習不待發禁而自不犯大要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親上死長之義其或犯者一犯而敎之再犯而申之三犯而治之人情莫不悅服至於市人咸曰自我公之臨也各司無橫斂之事行路時亦必致恭齊首展拜

禁錮庶孼過百年人皆習熟見聞而先生以爲王者立賢無方不可廢棄人才欲通仕路 啓

行之

括緇門遊手之徒悉歸之畎畝罷非禮無福之

禱以正其祀典

沙溪先生曰帝王之家只以承統爲重雖叔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遺稿下同

昔箕子傳洪範於武王設八條於吾東所謂八條者必與洪範相爲表裏而其見於漢書者只是殺人身償傷人穀償盜沒奴婢三條而五條則無傳苟能尊尚九疇講而明之則可以補八條之缺而興八條之敎矣

禁奢靡於內絶浮費於外務爲節用之道使國家常有餘儲而宗室百官之俸一依法典頒賜

則恩禮俱洽而有得於體羣臣之道矣
夫兵死地雖惠養之得其道猶恐致力之不盡
況困苦侵漁之而敢望其親上事長之效乎空
令朝廷別思優惠之方足以養其身及其妻子
身雖奔命於其役而上之惠可以代其耕使人
人皆願爲兵然後庶得其死力矣
尤菴先生曰古者鄉遂用貢法使朝士受田者
收其稅而食之都鄙用助法輸其公田之稅於
國是當時有田祿於鄉遂者有受田而無應役
之事 朱書劄疑

爲國之道以保民爲主而足食之道在修明田政足兵之策在檢覈民數大全下同

箕子畫爲井田基址尚存于平壤地雖崎嶇而計其畝數分授八家使之同力合作則井田之法無不可行之地也

保伍之法此雖商鞅所行而患難相救乃所以厚民俗也蓋本於周公之制不行保伍之法則無以整頓民衆戶籍保伍之法不可不行也

今日之稱儒而無役者實是國家無政之故也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事理之當然儒士徵

布豈非當然之事乎

以民養兵則國貧而民病以兵養兵然後兵民兩便矣

訓局軍兵若依御營軍上番之規分爲南北之軍則國家除養兵之弊而京師根本之地亦無踈虞之患矣

法雖甚良而行之無漸則必致損敗如朱子社倉之法實倣王安石之青苗而安石行之以亟疾之意而朱子則行之以忠利之心故其成敗之驗懸殊

言於朝曰內需司不過爲人主濟私之帑以示民不公如欲克去己私先罷此司然後駙馬宗室第宅踰制者亦一依法典毀撤凡所作爲了無一毫私意則凡厥羣工亦孰不各自淬勵丕應徯志哉

先從學校眞知五倫之實然後民知王化之可樂而不樂化外之俗

父子天性也不可以人力斷續而惟人君代天理物有存亡繼絕之仁故必須命於君然後乃爲父子

同姓託以異貫而婚娶者誠東虜之風

國家典禮無大於宗廟其義與禮如有詭經無稽者則誠不可放過也廟屋之制昭穆之法當一依古禮而變今日以西爲上之例以正千載之謬成一王之法然後乃爲無憾

我朝於選擇妃嬪之時悉聚士夫處女於內庭納其姿色之尤者此與諸侯不漁色之道大相戾而適所以基艷妻盛色之禍矣選擇之意旣乖於初則禮法之謹難責於後矣宮闈之不正實始於此矣當預講世族女德一用識昏之

禮而革去親揀之謬以正家法

凡術先儒無不排斥而獨地家說程朱不斥乃曰彼安此安蓋祖先子孫一箇氣脈故其理然也

進劄論政曰極擇守令曰別選清白曰守令政績之尤異者特賜陞遷曰頒布水車之制以備旱乾曰汰省胥吏以除耗國之蠹曰糾劾朝臣之交好市井吏胥者曰嚴禁奢侈之弊曰識處守禦使變通之策曰變丘債之規以絕利源曰懲治婚姻家奢侈責辦之弊曰綿布升尺一依

大典曰禁斷崇飲沈湎之風曰痛禁屠牛之弊合十有三條也

近思續錄卷之九

近思續錄卷之十

臨政處事　凡五十八條

靜菴先生曰守令賢則民受一分之惠然不改規模而徒責其事爲之末則治不效矣文集下同

善觀事者不觀於顯然之跡而觀於不跡之跡

待小人不惡而嚴者正己之謂也然苟知其爲小人則不可不深惡而痛絶之

學至於高明則權亦可用權而得中則於天下之事何有

不顧其身惟國是謀當事敢爲不計禍患

大臣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休休然有樂善之誠則百執事各恭其職矣上以感動人主下以感化百姓責在大臣

難得者時易失者機

先生每將入侍必宿齋戒積誠敬其進侍也一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讜

先生一日進講而退語學者曰今日　經筵有一新進之官推奬人物甚非其宜大凡進講之際雖小官討論經義極陳王道輔養君德則無所過矣至於薦進人才大臣之職非人人所得

言其意一時新進之士每有喜事之漸者如此

○退溪先生曰臨事而太顧人情必不得其正文集

同下

告人之道必積厚於己然後其言有力而能動人

竭心力以盡職驗所學以益勉

事至無可奈何處皆非人力所能如何惟思自盡其所處之道

不可不豫者事也而有期待之心則不可不可不應者物也而存留不忘則不可

臨事眩是非事過多追悔

答黃仲舉書曰來諭以應接撓汨爲恨此固仕州縣者之通患然不可有厭事之心但日間點檢使本原之地卓然有主則民社之事孰非吾學乎

人患不能敬耳才能敬則但看所做之事是何事或大或小難易彼此心無所管事無所不可爲者

國穀雖不可不徵毋以必取盈而加忍人之政乃爲善也

先生吏治一以簡靜不擾爲尙其收賦於民也雖甚輕約而若民所當爲者亦無所增減不爲違道干譽之事言行錄

栗谷先生曰君子於彝倫之行與俗大同而其中有異焉愛親則同而諭父母於道不以從令爲孝者異於俗敬君則同而引君當道不合則去者異於俗宜妻則同而相敬如賓不溺於情欲則異於俗順兄則同而怡怡相勉磨以學行則異於俗交遊則同而久而敬之相觀而善則異於俗彼不愛其親不敬其君夫婦反目兄弟

傷和朋友相賊者此亂常敗俗之人也全書下同爲邑有二策興利除害足民設教者上也釐錮舊弊淸淨無爲者其次也由前之說者失於煩擾則民怨作由後之說者失於疎脫則吏情懈有爲而不煩無爲而不疎然後可以宰千室之邑矣

贈柳應瑞治郡說曰今之爲邑一出於正則觸事拘礙蓋錮無名之役則官儲一空絕貸請之路則貢獻必阻止族鄰之侵則軍伍多闕玆三者俗吏之所恬視而學者之所蹙頞也昔者明

道先生爲邑不枉道不廢法不駭俗而爲之沛然柳君有學於此則何難之有余見今世之士欲不枉道則長往而不出欲不廢法則濬文而厲民欲不駭俗則模稜而屈己用於時而不失其身者無幾故愚於君深有望焉

革舊更新但計其是非利害要在有便於民而已若必待貪官汚吏與夫幸民一切樂從然後乃欲有爲則宿弊終無可改之日矣

天下事得成爲幸出於己出於人何異哉

道之不可並者是與非也事之不可俱者利與

害也徒以利害爲急而不顧是非之所在則乖於制事之義徒以是非爲義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則乖於應變之權然權無定規得中爲貴義無常制合宜爲貴得中而合宜則是與利在其中矣

國必務本事貴知要務本者重內而輕外之謂知要者執兩端而用中之謂也

銓曹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

觀人先取其大節然後可議其細故也

秉筆直書史官之職也不罪良史朝廷之責也

○橫逆之來自反而深省以感化爲期

先生主本兵專掌軍務夙夜憂勞罄竭心力晝則終日在公夜則明燭達朝一時措置策應皆出於先生號令明肅施爲有序不擾而事集

沙溪先生問先生擔當國事如到極難處則將如何曰繼之以死而已

凡事有第一義有俗例有非義天下義理固隨時不同然其不同者必有所以然不可泛觀時變徒循流俗而已

人有毁謗我者必反而自省若我實有可毁之

行自責內訟不憚改過過若我過甚微而增衍附益則彼言雖過而我實有受謗之苗脈亦當刻鋤前愆不留毫末若我本無過而揑造虛言則此不過妄人而已何足計較虛實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莫非有益於我也

沙溪先生曰按獄之體不可無差等之殊五刑之典五流之法輕重大小昭在刑書必須持衡審慎常懷得中之心無或乘快濫觴俾有橫罹之患其罪之重者固當不待時而處决其餘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則徐待衆論歸一而後處之

夫盡物取之在禽獸亦且不爲況於人命乎遺稿

下同

先生監定山縣蘇殘補弊一以忠恕爲政時倭奴入寇戎事旁午民伍凋弊策應撫綏各得便宜士夫家避亂而至者亦盡心周恤以故吏民安之而羈旅者忘其流徙焉

先生議論忠厚和平絶不爲刻核之言而至於是非邪正則極其嚴截

寄時宰書曰絶偏係開公道毋論彼此而惟賢是用較量短長而惟器是適

尤菴先生曰平易近民固爲政之本然聖人曰不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則未善也必須先之以平近使各得輸其情而亦必持己莊敬使民不慢然後漸可以敎民以禮而爲政之道始備矣大全下同

忠厚惻怛固爲政之本而縱吏胥悍豪權必反害於忠厚惻怛之政古人有言曰養稂莠者害嘉穀然則爲政之道又須內外兼盡剛柔相濟然後可以眞無愧於俸錢矣

居官之道以愛民爲本而淸愼自持則是爲要

道又須求忠信無飾者爲掾屬誠心任之是聖人所謂先有司者也

寧拙毋巧士夫之政體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雖聖人君天下之道然一縣之治亦當如是

爲官之道守法爲第一事身自犯法何以禁人

凡事務爲誠信要使實惠及人

公餘灑掃庭除導迎明爽以淸其心而養其性情則雖繫吏役而實未嘗有異於山林之致矣

朱子於小學書取呂氏淸心省事爲爲政之要

如使塵垢汚穢叢沓於心則其所猷爲者無非貪饕剝割之事誠使方寸清明無外誘之累則舉天下之物不能動其鑑空水止之體而見於云爲者無不得其所當矣

凡事依古則寡悔師心則易差

凡事雖善必無所爲而爲然後乃爲天理之正

論人之道其心正其事是則雖有小未善當扶護奬掖不以掩其大善也

處事不是則雖幸有一時之伸必見屈於後世

處事是則雖不幸有一時之屈後世必有見伸

之日

古人事君之道不一其端有以身者有以人者有以言者

必須正大剛毅不爲習俗所汨然後能不失吾身而正人格物庶可言矣

孝廟時捕將李浣使其部將搜捕賊徒於都尉家 上震怒命罷大將仍拿該將于禁府先生進曰此可賀事也以部將之賤能索盜於都尉家國之有紀綱可知矣敎子弟之道雖在士庶猶不可不嚴況帝王乎侯夫人一婦人也其敎

兩程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都尉亦豈保其必無是事也　上喜曰予因都尉之事得聞至言幸矣

大臣律己清嚴然後董正百僚其不如法者一切沙汰則朝廷安得不清明

先生恒言不忍小憤必致大禍故家間奴僕外未嘗有箠人之事雖婢夫有罪送于官治之

士君子當死生之際亦須相與談笑而處也豈可戚戚爲兒女子態耶

經者人皆可守權非義精仁熟而得時措之宜

者不可輕議也

仁義窮而不行處權以濟之（朱書劄疑）

近思續錄卷之十

近思續錄卷之十一

敎道　凡二十二條

靜菴先生曰敎養不可過於急迫當從容訓誨使之浸漬成就可也文集

退溪先生曰敎人必以忠信篤實謙虛恭遜言行錄下同

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學者習久無得則易至中廢不如指示本源也

訓誨後學必以立志爲先主敬窮理爲用工地頭

聖人教人以信爲言語之則信與誠一理也故行誠當自不妄語始況欲不妄語必須言行相顧而後能 文集下同

師生之間當以禮義相先師嚴生敬各盡其道其嚴非相厲也其敬非受屈也而皆主於禮

人家子弟當以謹慎畏法爲務

聖門教人之法多在孝悌忠信之類而就言動周旋應接處用力不專在於靜處也

白鹿洞規其爲教也本於明倫而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爲窮理之要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

物爲篤行之目矣

天下英才其誠心願學者何限人之資稟有萬不同其始學也銳者凌躐鈍者滯泥慕古者似矯志大者似狂習未熟者如僞蹟復奮者如欺有始懈而終怠者有旋廢而頻復者有病在表者有病在裏者若此者不勝枚舉然亦在所相從而共勉也

答黃仲擧書曰古之聖賢敎人爲學豈不欲立談之頃盡擧以傳付耶然而不能者非靳道之傳而畫人於界近也勢有所不可也三千之徒

日遊聖門而所講者惟孝悌忠信詩書執禮其論仁也亦止於爲仁之事而已及其久也隨材成就各有所得而一貫之妙惟曾子子貢可以與聞故至是而後乃告之非得已也

先生之門摳衣請學之士日以益衆更進迭問無不隨人淺深從容啓迪諄悉告諭亹亹忘倦一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

栗谷先生曰生子自稍有知識時當導之以善若幼而不敎至於旣長則習非放心敎之甚難一家之內禮法興行簡編筆墨之外無他雜技

則子弟亦無外馳畔學之患矣全書下同

教子必以善行使之修身勤事不敢嬉遊

教人本於自修

先生恐初學不知向方又無堅固之志而泛泛請益則無補也爲著擊蒙要訣使知立心飭躬奉親接物之方又作學規以申之約束以警之

○沙溪先生接引後進雖幼賤者必開心見誠反復誘掖諄諄不倦大要必立志爲先躬行爲實隨其材品多方開導見其爲己務實則心悅而色喜若已有之或涉於浮泛則丁寧戒之其於

詩文華藻之末則未嘗及於言議也（遺稿）

尤菴先生曰自古聖賢不能行道濟世則蓋必立言著書世爲一經是蓋天之所命不得以辭者也（大全下同）

禮樂刑政聖人設敎之具也戒愼恐懼君子自敎之事也

書契以來載籍博矣修齊治平之道聖人言之已無闕遺然而後之君子猶有家訓童蒙訓壹範等書以敎其子孫蓋觀法近則取則易也

君臣父子天性人倫之大者然欲盡二者之道

必待承師而就學故中庸以尊賢知人經緯始終於五倫之間者其理不可易也

尹爾和問學未至信或有請學者則何以處之

先生曰記曰博學不敎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至於張子則曰人敎小童亦可取益須就二說而裁處之大抵不可强其所不知以爲自瞞瞞人之歸可也

近思續錄卷之十一

近思續錄卷之十二

警戒　凡五十八條

靜菴先生曰人心一有所之則離道矣此言甚爲精微文章未是惡事而偏著足以喪心況酒色蠱心敗德之大者乎雖曰存心於學問而一有所嗜好則所向不能專一大抵心無二用向善則背惡矣夫文與書可謂一事而習文者不暇於習書理固然也若意誠心正之功到十分盡處可保無虞矣不然則嗜好之害不可不慮也_{文集下同}

古人云宴安乃鴆毒若習於安逸則善心一不生矣

膚受之愬浸潤之譖非通明智慧卓越者初雖不信終未免駸駸然入於其中尤當謹愼也

○非上智未必事皆合理常常儆畏乃君子之道一心邪正因事而著焉

退溪先生曰自古高尚之士例多好奇自用好奇則不遵常軌自用則不聽人言 文集下同

剛雖君子之德少過則入於暴悍強忿

古人因困窮而學益進今人因困窮而志遂渝

天理人欲之間才有毫釐之分而其驗於人如影響此古人所以兢業戒惕未嘗頃刻而可忽也

有初無終之可恥甚於撻市

人不能篤信好學才見風吹草動便驚惶失措回面汚行以蘄免於指目吾輩正當自反而厲壁立之操耳

一有利己剋人之心便是舜蹠所由分處於此亟須緊著精采以義利二字剖判才免爲小人

激昂軒輕固勝於委靡頹塌然苟恃此自負而

謂人莫己若也則必至於矜豪縱肆不循軌度傲物輕世其行於世也有無限病痛悔吝

喜事不靜之習立異干名之病固後生之切戒論學而多誤害至於誤人誤世

凡事有大小輕重各有所當若以小事爲大事輕悔爲重悔則殊有迫切激惱之病將見日用應酬七顚八倒無一毫安平和豫從容灑落底氣象

士患志不篤所以自樹立者不堅確耳憂人之非毀而自沮則恐不足以爲士也

人心本自靈明苟讀聖賢書豈無一知半解窺得其影象之髣髴處於是此心遽已自足以爲吾已知之而人皆不知乃以其身抗而置之天下第一流上不復知有求益來善之事甚則雖古昔儒先亦率欲陵跨躪轢必出於其上而後爲快此卽明道先生所謂輕自大而卒無得者也

信及者或至太執而駭俗不信者循俗而自棄皆可懼也

答金而精書曰公之病不患不慕善而患慕之

過不患不嗜學而患嗜之急不患不好禮而患好之僻慕善太過故誤以愚人爲眞善嗜學太急故徑以未學爲已學好禮太僻故必以矯俗爲得禮此實公之大患也

與鄭子中書曰適得南冥書云近見學者手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計欲盜名而欺人反爲人所中傷而害及他人其言未免有一偏之弊然自吾輩言之但立志不篤遵道中廢往往談理之際遊聲已不禁四馳而在我躬行之實一無可靠處則欲免盜欺之責何可得耶請加

策勵日事研窮體驗之功庶幾言行相顧不得罪於聖門而免受呵於高世之士

與趙士敬書曰憂貧之累浸科之業誠難擺脫然緣此而欲輟學問之工此則大誤矣猶曰非敢爲自暴自棄獨不見伊川之言觧意一生便是暴棄耶

不知而不爲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其知也非眞知也爲而不自力者同歸於自棄者也力而執私見者無異於賊道者也避名而讓與他人自伏退產之類也慮患而甘處下流詭

託荒酗之比也

不能舍己從人學者之大病天下之義理無窮豈可是己而非人言行錄下同

凡自處太高或妄為推尊他人皆無實得也若有些少實得豈至如是

紛華波蕩之中最易移人余嘗用力於此庶不為所動而嘗為議政府舍人聲妓滿前便覺有一端喜悅之心其機則生死路頭也可不懼哉

○栗谷先生曰偏私之念一毫未除則難入於堯舜之道全書下同

不強於爲善者只是心地爲他物所移耳

士而無恥曷足爲士哉

心迹不同已非儒者

好名之恥甚於穿窬

君子小人之進退治亂所係而機關常發於所忽易於所忽非知幾者也

先生與牛溪先生同宿溪廬時當仲秋蛩聲喞喞到曉益盛有自樂而不知其勤苦者牛溪歎曰微物尚能盡其職分至於此哉先生亦歎曰知覺多者湥於利害擇利而就安怠惰而日渝

所以人不能盡性而天機自動不假修爲盡其天職乃出於微物也

吾少時著木屐行泥濘處初來持心甚謹猶恐泥汚一蹶陷泥之後踏泥自安爲惡之人亦如是也可不謹於是乎

人之氣稟厚薄猶井之儲水有淺深也水在於井有終日汲而不減者有一二挹而已竭者人亦如是有縱其嗜慾不知自止而猶享康寧者有少乖保養輒生疾病而艱難調攝者人見縱慾之康寧調攝之艱保遂以酒色爲無害謹愼

爲無益此非知命者也

無自守之節而以模稜爲忠厚不可也無根本之德而以矯激爲氣節不可也世俗淆薄實德日衰非詭隨阿人則必矯亢尚氣中行之士誠難得見矣

名爲學問而挾才挾賢輕人侮物者其害不可勝言

量狹者不能容物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

利欲之害甚於異端

夫鄉原閹然媚世自以爲是使流俗安於姑息

卑汚之境沮抑行道之士杜絶爲學之路其爲害殆甚於異端之惑世矣後世之士若指爲鄕原則孰不慙且怒哉然夷考其所爲則瞻前顧後謹身持祿一關復古之說一見志道之士則輒嗤以迂闊難成惟以因循牽補爲務此皆學鄕原者也

名爲做擧業而實不著功名爲做理學而實不下手若責以科業則曰我志於理學不能屑屑於此責以理學則曰我爲科業所累不能用功於實地如是兩占便空悠悠度日卒至於科業

理學兩無所成老大之後雖悔何追

聞過自辨嘵嘵然不置必欲置身於無過之地

則其過愈深取謗益重矣

尤菴先生曰一時利害甚小萬世論議可畏大全下同

若於天理人欲之分一毫放過則千里之謬便

在目前此最可戒

吾之所謂公者苟不合正理則雖無私心而亦

不得爲公也

戒子孫書曰朱子於陰陽義利白黑剖判之勇

且嚴如一劒兩段不敢少有依違因仍之意此

正大學誠意章事也大抵依違兩間者終必入於陰與利與黑蓋皆人情之所便也汝等戒之

君子行禮寧執而爲固不可流而病俗

自古君子常敗於疎小人常成於密

忿恨滯于意慮利害交於計較實士君子之所恥

吾儒議論寧拙無巧寧淺無深

凡人處身於禮法之中則雖有過誤人之視之如白中之黑而不甚非之苟不以禮法自處則雖有善事人之視之有同黑中之白而並與其

善棄之

徒有溫良而明不足以致察於幾微之際健不足以致判於利義之界則適足爲因循於習熟優柔於愛好終至於陷溺而不能反也

好勝雖與懶冗有異其爲病則無異

是非相較之際若欲直己自信則適足以曳薪救火也

君子論議有當峻者有當緩者當緩而峻則失於激當峻而緩則嫌於餂

答朴大叔書曰戒得之諭可謂切至矣所謂得

者不必財利而已凡要得令名要得苟活論辨而要得己勝此與彼雖有清濁之異而其爲害理則同

士大夫一經變故便失趨向陳荀固一世之宗而黨錮以後論議低回遂成風習故其子孫乃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

節義之漸衰由道學之不明揚雄之太玄法言非無理致而亦非聖人之學故貪生投閣爲萬世罪人

近思續錄卷之十二

近思續錄卷之十三

辨異端　凡二十五條

退溪先生曰君子講道立言豈直爲一時計若排異學亦豈問今世其人之有無而爲之前卻乎且不爲聖人之徒則便爲楊墨之徒無中立兩和之理假使吾有涉於彼則雖舉世無一人學禪者我已陷人於禽獸夷狄之域矣豈惟陷人我已自陷於邪詖之徒矣（文集下同）

明道云釋氏於吾儒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今雖固知其有同然我輩當尋箇不同處堅定

脚跟不要轉步何可輕言不害相近耶
禪學如膏油近人則輒汚陽明又以雄辯濟之
无易惑人
陳白沙王陽明之學皆出於象山而以本心爲
宗蓋皆禪學也然白沙猶未純爲禪至如陽明
學術頗忒其心強很張皇震耀使人眩惑而喪
其所守賊仁義亂天下未必非此人也所以至
此者初亦只爲厭事物之爲心害而欲去之顧
不欲滅倫絶物如釋氏所爲於是創爲心卽理
也之說謂天下之理只在於吾內而不在於事

物然則所謂事物者雖如五倫之重有亦可無
亦可剗而去之亦可是庸有異於釋氏之敎乎
吳草廬澄元人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
凡夫立造神妙此說亦禪家頓悟之機聖門無
此法
主於踐理者養氣在其中偏於養氣者必至於
賊性衛生之道苟欲充其極則匪懈匪躬之職
皆當頓廢而後可庶幾其數理害正如此
聖遠言湮異端亂眞古之聰明才傑之士始終
迷溺亦有始正而終邪有中立而兩是有陽排

而陰右其人雖有淺深而其誣天罔聖充塞仁義之罪一也

先生於異端如淫聲美色猶恐絶之不嚴嘗曰我欲看佛經以覈其邪遁而恐如涉水者初欲試其淺深而竟有沒溺之虞學者但當讀聖賢書知得盡信得及如異端文字全然不知亦不妨也 言行錄

栗谷先生曰佛氏之說有精有粗粗者不過以輪回報應之說廣張罪福誘脅愚迷使之奔走供奉而已其精者則極論心性而認理爲心以

心爲萬法之本認心爲性以性爲見聞作用以
寂滅爲宗以天地萬物爲幻妄以出世爲道以
秉彝人倫爲桎梏其用功之要則不立文字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頓悟之後方加漸修若上根
之人則或有頓悟頓修者達摩於梁武帝時入
中國始傳其道所謂禪學者是也至唐而大盛
其徒遍天下揚眉瞬目棒喝大笑以相印證大
槩以無意爲得道不論善惡若以意思而得則
皆以爲妄見必也任情直行不用意思然後乃
以爲眞見其未及乎此者則必以一二句無意

味話頭若狗子無佛性庭前柏樹子之類作無限妙理看遂生大疑專心窮究積功不已靜定之極略見心性影子於髣髴想像之際則遂擬以大悟猖狂自恣謂之了事宋初其徒猶熾自程朱廓清之後其勢始衰今所謂禪學者殆至於絶矣全書下同

陸象山揮斥致知之功以爲支繁失眞專用功於本心此於涵養不爲無助但學者知行必須竝進若不知道理不辨是非則所謂存心者亦將何據若只靜坐而萬理自明則孔子何必曰博學於文子思何必曰道問學乎象山旣沒其

學不絶與朱子正學相抗厭勤勞樂簡便之徒
相與作爲幽渺怳惚之說以附之禪學雖足以
惑人其言非儒其行滅倫稍知有秉彝者固已
疑阻又經程朱之闢空乎其迹若掃矣陸學則
不然言必稱孔孟行必本孝悌而其用心精微
處乃是禪學也闢之之難豈不十倍於佛氏乎
佛氏之害如外寇侵突陸氏之害如奸臣誤國
魏伯陽之參同契學易而流於邪說者也
白日昇空雞鳴天上犬吠雲中者必無其理夫
邪說之行必有詭異之迹然後乃可以動人故

方術之士必以虛無之說爲後人之嚆矢若非窮理之至難乎免於誑惑矣
異端之言豈必佛老禪陸爲然世之非先王之道循一已之欲者莫非異端也若以俗習爲是孜孜求利而非笑陸學則何異於尊尚四凶而譏刺楊墨乎
先生入金剛山至滲處靜坐疑息至忘寢食者久之一日忽息以爲佛氏戒其徒勿作增減想者何意也因究其所以戒之之意蓋其學無他奇妙只欲截斷此心走作之路凝聚精神以造

靜極虛明之域故假設話頭使之倚靠下工而恐人先知此意則著功必不專故又設此禁而誑之也遂疑其學之詐復取聖賢書而溫繹之知其說之眞不我欺也始乃大悟束裝而歸

尤菴先生曰楊墨學仁義而差者故淺而易知佛家則指心性而言故後世學者多被浸淫其害滋矣講義通編

釋氏專以自私爲心只就靈明發用處把玩作弄以爲有得朱書剳疑下同

佛氏以儒者所謂心者爲性是不能離乎形而

下者而終不知有形而上之理也

儒者體用一原佛氏體用相離

問一僧曰爾道天地人物皆爲妄然則是全體都是妄也雖日月薄蝕賊父與君亦無害否對曰妄中亦有善惡矣先生笑曰此爾家窘處旣曰妄又安有善乎大全下同

東坡少時攻釋氏及其晩年失意遂與釋氏爲一其心旣邪則其離其合特所時間事大抵不出於義而出乎利者例如是也

朱子嘗論莊子害正之說其中最以爲惡無近

刑一句爲悖理之甚竊嘗患之此說最中後世
好利取便者之心其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禍
陸氏之徒不以讀書窮理爲本而直截以分別
義利去取善惡爲務故明知其義與善之所在
則當死而卽死當生而卽生無復依違媕婀之
習是以能使一時歆艷後世嚮慕然以其不以
讀書窮理爲本故所謂義與善者或非眞義善
而還入於利與惡此學者之所當明辨也
象山陽明之說與程朱猶氷炭薰蕕相爲勝負
消長彼勝而長此負而消則其爲害甚於洪猛

故孟子論異端之害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韓公亦曰三綱淪而九法斁

問不從朱子之論者皆不免爲異端乎先生曰然曰近來尹鑴何如先生曰吾以爲異端也攻斥朱子無所忌憚是果斯文之亂賊而異端之甚者彼楊墨則本是學仁義而差者故其害不遠惟尹鑴則孔子所謂侮聖賢之言者其禍將不止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竊自附於闢邪說不遺餘力而牴斥矣

近思續錄卷之十三

近思續錄卷之十四

論聖賢　凡五十一條

栗谷先生曰堯舜之道行於一時一時之君師也孔子之道明於萬世萬世之君師也堯舜之化有限而孔子之化無盡也全書下同

顏子與聖人所爭者只在思與不思勉與不勉其得之其中之一也

孟子之學遏人欲存天理者也得行其道於天下則天下必被其化矣

荀揚皆偏駁毛萇無顯功王通見小而欲速皆

少可觀惟董仲舒有正誼明道之論諸葛亮有儒者氣像韓愈排斥佛老視諸子爲優但仲舒流於災異之說亮近於申韓之習愈疎於踐履之學此不能接孟氏之統也

河南程氏續千載不傳之緒回百川既倒之瀾性理之學粲然復明於世

程子之學無適無莫而心不偏繫

康節邵氏內聖外王之學而先賢未嘗以道統正脈許之程門弟子羽翼斯道者亦多而能荷傳道之任者不可見

濂洛以來集羣賢之大成博約兩至路脉分明莫如朱子

眞德秀以儒名世而其出處有可議

箕子誕莅朝鮮不鄙夷其民養之厚而敎之勤變魋結之俗成齊魯之邦到于今禮樂之習濟濟不替其功良勤而其嘉惠後學亦至矣

我國理學圃隱始發其端而規矩不精

薛聰安裕無與於斯道金文敬寒暄堂鄭文獻一蠹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晦齋出處頗有可議者惟趙文正靜菴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

文純 退溪 沉潛義理模範一時

靜菴奮于衰世馨德夙播譬如青天白日有目者莫不識其清明

退溪之學因文入道義理精密一遵朱子之訓諸說之異同亦得曲暢旁通而莫不折衷於朱子爲世儒宗趙文正之後無與爲比

道學自趙靜菴始至退陶儒者摸樣已成

○論其資稟則靜菴絶勝語其造詣則退溪爲優

李文元多讀古書善於著述雖不可當道學之名而其賢則世不可多得

河西光風霽月淸水芙蓉出處之正無與倫比

。牛溪操履敦確

牛溪與栗谷曰於道洞見大原眞山河間氣三代上人物

尤菴先生嘗誦其先訓曰朱子後孔子栗谷後朱子欲學孔子當自栗谷始大全下同

又撰紫雲書院廟庭碑曰不由師承默契道妙似濂溪一變至道潛思實踐似橫渠發明極致通透灑落似明道博約齊頭集而大成又似乎晦翁夫子

李文成得朱子全體大用之傳
栗谷卓然有繼開之功
沙溪以栗谷爲敏悟豁達亞於生知若在孔門
必與顔曾同科云
尤菴先生曰博約兩至巧力俱到無一不合於
堯舜禹以來大成之道則未有若朱子之專者
也
朱子幾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非聖人乎
黃勉齋通解續書大有關於聖道其功不下於
九峯之尙書集傳

許衡以近世儒者失身胡元此甚可羞

薛文清篤志力行可爲學者模範而出身於永樂則不可謂修其身也且以許衡之出處比之孔子則其見識反不及於丘文莊矣

圃隱始傳洛建諸書於中國以爲教而其尊周背虜用夏變夷使我箕封得爲禮義之邦者功詎與競

靜菴之生於我東實如濂溪之於宋朝

靜菴和風瑞日誠明灑落

退溪以沉潛縝密之學啓發關鍵然後程朱之

學大明於世

花潭雜於數學

河西豪傑之才而見道分明

牛溪謹嚴篤實質慤精深

沙溪以篤實踐履之學眞誠積久卒究聖賢之成法模範乎來裔

沙溪之學專出於確之一字

沙溪禮書之功實開闢東土之羣蒙

重峯其學以明庶物察人倫爲本

重峯規模甚大綱領甚正

愼獨齋慈詳縝密不見罅隙

同春精明溫粹瀅澈無瑕

同春溫厚和平之中自有正直剛大之氣

同春嘗於病中書高山仰止四字揭之壁上曰

尤菴可以當此又書揭一條淸氷四字曰此先

輩欽尚河西栗谷語而今世未見如此人尤菴

曰惟兄可以當之

權遂菴尚夏撰尤菴先生墓表云先生自兒時

自任以聖賢之學及師沙溪先生盡得其所傳

於栗谷者又專讀朱子書以成家計其用工也

致知存養實踐擴充而敬則通貫始終故知行並進表裏如一至其道成德尊則精密純熟渾然粹然其動靜言爲正大光明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見之又曰栗谷作於前先生繼於後以啓我海外道學之傳豈天之正氣東行自不得不然耶朱子之道至栗谷而復明栗谷之業至先生而益廣栗谷如天開日明先生如地負海涵也

金農巖昌協贊尤菴先生云以英雄豪傑之資有戰兢臨履之工斂浩氣於環堵之窄可以塞

宇宙任至重於一身之小可以抗華嵩進而置之巖廊爲帝王師而不見其泰退而處乎丘壑與麋鹿友而不見其窮

鄭文巖澔又贊云脗然獨與道契卓然獨與道立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金三淵昌翕云尤翁置身於利害禍福之外東世於禮義廉恥之中

權遂菴云晦翁孔子後一人尤菴晦翁後一人

近思續錄卷之十四 終